

百位农民作家



百部农民作品

这是一部真正出自农民作家笔下的
刻绘农民形象的乡土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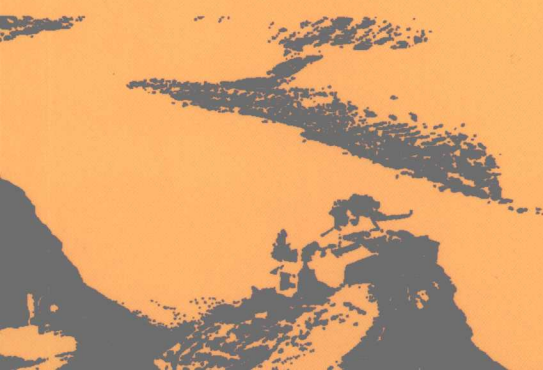


凯 拓/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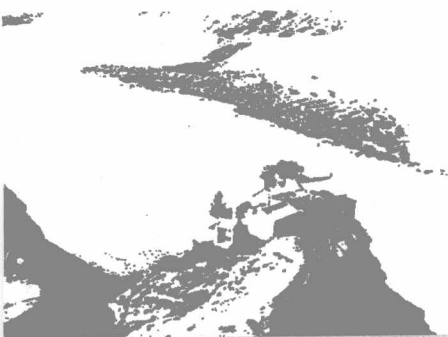
亲情、爱情、友情
演绎的乡间故事，

憧憬、希望、拼搏
淬炼的村民精魂，
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中国记忆……

何家阳湾



中国社会出版社



何家阳湾

凯 拓/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家阳湾/凯拓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9. 1

(双百大地印文丛)

ISBN 978-7-5087-2423-2

I. 何… II. 凯…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6745 号

书 名: 何家阳湾

著 者: 凯 拓

责任编辑: 孙俊亭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010)66080300 (010)66083600

(010)66085300 (010)66063678

邮购部: (010)66060275 电 传: (010)66051713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京海印刷厂

开 本: 153mm × 225mm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百位农民作家
百部农民作品

凯 拓

男，本名贺中学，1962年生，陕西省神木县栏杆堡农民。高中毕业后即在家务农，后到兰州军区某部服役，退伍后还乡。有打工、经营、下煤窑、卖豆腐的经历，当过一段民办教师，此后一直务农并从事小说创作。出版有长篇小说《八月红》、《红尘》等。2001年加入陕西省作家协会。《何家阳湾》是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其扎根黄土地潜心进行文学创作的事迹，曾被榆林日报、陕西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等媒体介绍。

作者简介



何家阳湾的事

凯拓

何耕田的女人杨桂花死了，是让妹妹何玉娥给逼死的。

何家是穷苦的庄稼人。可何耕田的父亲何贵财只生养一个女儿，从小到大一家人宠着她。方圆几里的几户有钱人家上门求招赘，玉娥一律拒绝。因为他们都是庄稼人，庄稼人再有才也得在土麻沙里出力流汗。玉娥不想窝在山坑塘里过一辈子窝囊日子，她希望找个城里的买卖人，她要跟着买卖人在平展展的街上享福。玉娥双手画不出一字，但乡下的女娃娃大都不识字，不识字就只好让玉娥感到遗憾。让玉娥有信心的自己那张漂亮的脸蛋。女娃娃能拥有

15 × 21 = 315

作者手迹

镌刻在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铁凝

在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的喜庆日子里，由中央文明办、民政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中国作协等六部门组织的“情系农家，共创文明”系列公益文化活动之一：百部农民作品陆续出版了。首批推出的 20 部不同体裁的作品，记录着农村改革 30 年的雨雪风霜，散发着神州广袤大地的泥土芬芳，令人为之振奋！20 部图书中，有农民作家的小说 14 部，农民诗歌、散文、剧本、民间故事选各 1 部，农民书画集两部。这些不同体裁、不同门类的文学艺术作品，从不同侧面忠实记录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改革开放 30 年的历程。通过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我们不仅看到了 30 年来在我国农村发生巨变的现实，更令人欣喜的是，我们还看到了在物质方面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已经开始了新的精神文化追求。在新中国的创作史上，还很少有过这样全方位展示农村文化建设成果的集群式作品；在新中国的出版史上，也很少有过这样成规模出版的农民作者的系列佳作。因此，仅从这个角度来审视，这些作品的集中出版就不容小觑。

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笔下的作品是当代农民记录农村改革开放历史、倾诉自己人生体验的作品，视角独特，意义不凡。30 年的改革风云，是一个民族凤凰涅槃的整体记忆，是一个国家天翻地覆的历史嬗变，它的伟大贡献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尤其是它镌刻在丰饶沃土、广阔农村的深深履迹，更让我们叹为观止。今天，这些农民作品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巨变的现实——从北国的山村到南国的水乡，从西部的黄土高坡到东部的新兴市镇，30 年的改革使中国农村换了人间，新一

代农民正英姿勃发地前行在希望的田野上。这些农民作品还让我们理解了巨变的深度内涵。他们诉诸笔墨，用多种艺术形式来言说自己的喜悦，勾画自己的憧憬，抒发自己的感喟，表达自己的诉求。这些作品是改革在场者农民自己的切身感受。

首批出版的20部图书也是中国农民表现自己独特审美追求，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作品，风格是质朴的，文本是厚重的。作者特殊的精神站位和农村丰富的文学资源，彰显出农民创作一种独特的审美效应。作品自然流露出的乡土色彩，朴素乡音土语的恰当运用，也是这些作品的一个亮点。

“情系农家，共创文明”活动意义重大，新农村建设的蓝图非常动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翼是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的主体应该是农民。了解农村、熟悉农民的这些作者，他们所创作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农民读者喜闻乐见。因此，只有农民作者队伍壮大了，农村群众的文化活动才可能持久，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可能获得绵绵不绝的文化原动力。而帮助他们提高创作水平，则是专业作家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本次活动中，许多作家和农民作者结成帮扶对子，热心辅导农民作者的创作。这既提升了农民作者的文学水准，又使作家自身获取了鲜活的生活素材，创作的艺术灵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真正实现牵手双赢。为了在新农村建设中添一份力量，中国作协还将把这项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同时，中国社会出版社大力发现、培育、扶持农民作者，挖掘、抢救、保护农村民间、民俗文化精品，出版百部农民作品，为新农村建设送去宝贵的精神食粮，更是一项意义非凡之举，我很高兴应邀为之作序，更看重这些农民的作品本身即是镌刻在农村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

序

汤吉夫

是聆听杭天琪的那曲唱遍神州的高歌，还是感喟史铁生那“遥远的清平湾”？是反思路遥的“人生”咏叹，还是品味贾平凹的八记“延安”？总之，不知从何时起，那寥廓苍凉的西北黄土高坡，那重重叠叠的沟壑山塬，就定格在我的心中了；抑或说，那高天大漠、皇天后土，那村庄窑洞、沙枣白杨，就成为我不可或缺的精神营养，就成为我血肉难分的圣经图腾了。多年来，每一思之，庄严肃穆、崇敬向往之情就油然而生；每一提及，坚忍不拔、拼搏向上之感就热血涌动。在我看来，那浩莽无垠、金涛滚滚的西北黄土高坡，是我们华夏大地无与伦比的、最为亮丽的风景线！当然，我的崇敬情愫不只是源自那遗世独立的自然景观，更是源自斯土斯民对那方热土的坚守；不只是源自他们坚忍不拔的奋斗意志，更是源自他们那宽厚仁爱的博大胸怀。质言之，我认定，那劲风猎猎的黄土高坡上，升腾着我们民族不屈的精魂！这种感悟，从前我在上述一些作品中得到过，它使我受益无穷；今天我又在一部小说中得以重温，它使我又一次领略到审美的熏陶和震撼。这，我指的是陕西神木农民作家凯拓的长篇新作《何家阳湾》。

这是一部书写陕北农民艰苦生活史的家族小说，也是回望农村曲折发展和记录改革开放的历史写真。小说聚焦于黄土高坡上的小村何家阳湾，以何耕田夫妇几十年的创业履历，反映了他们在岁月风雨中的苦乐悲欢，折射出20世纪中国农民的生活和历史命运，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路遥遥，情漫漫，风雨如晦的人生途中，铭刻着他们的奋斗烙印；广袤无垠的黄土地上，闪烁着他们的血汗辉光。终于，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中，他们穿越了困境的泥淖，迈向了幸福的小康，在希望的黄土高坡上，铺染了生活的和谐与希望。小说以历史的反差和艺术的画面告诉我们，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农村改革，不管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原动力，党的各项惠民政策，无疑是中国农民前进路上的七彩霓虹。

这是一部开掘和扫描农民心路历程的草根历史，也是高扬丰沛的民族精神和高尚的道德传统的社会纪实。小说细腻地刻画了何耕田夫妇纯洁朴素的个性，以震撼人心的细腻情节，彰显了中国农民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具有一种激人向上、催人奋进的情感魅力。在辛劳的人生苦旅中，何耕田和刘俊男相濡以沫，互敬互爱，仁德宽和，忍辱负重。禀赋着民族繁荣的崇高使命，承传着家国兴旺的繁重义务，他们不惧生活困窘，不畏环境严酷，用勤勉的汗水，用毕生的精力，支撑着沉重的家庭，回报于国家和社会。尽管他们所得到的太少，尽管他们曾受到过不公，可他们始终无怨无悔。他们是那默默无言的黄土吗？当然。不过，他们更是顶天立地的民族脊梁！底层民众的伟大，尽在不言之中！

这是一部来自真正农民笔底的刻绘农民的乡土小说，也是农民自身生活感受和独特生命体验的真实诉求。也许是由于视角和站位不同吧，它平朴无华、实实在在，迥别于某些文人制作的乌托邦和“伪乡土”。它不是故作艰深、耸人听闻，而是平白如话，徐徐道来，按照生活逻辑叙述；它不是依靠煽情，借助夸张，而是以善为美，以情感人，凭借自然淳朴取胜。一些低级的欲望描写、粗俗叙事的所谓原生态，一些对乡村文明的所谓深层揭示、深度剖析，在这里销声匿迹。就是说，它没有像某些高高在上的文人那样，在写真实的幌子下糟践我们的农民兄弟！因之，说到准确把握农民生存状态的现在时，真实还原农民当下多彩的心灵世界，我以为，在这方面，《何家阳湾》的超越足以令我们某些当红作家汗颜。除此之外，浓烈的忧患意识，底层站位，思想倾向非常鲜明；人物的刻绘真实生动、朴素感人，达到了一定的人性深度；陕北民风民俗的渲染，使作品具有浓厚的文化味和地域性；文本语言朴素明快，方言运用恰到好处等，都是可圈可点的。

在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的日子里，民政部、中国作协等六部门“情系农家，共创文明”，推出一批像凯拓这样的农民作家的新作，展示农村改革开放的精神文明成果，并为广大农民送去宝贵的精神食粮，确是功在千秋的大好事，令人振奋。有机会为黄土高坡上未曾谋面的农民作家写下以上感言，更着实叫我高兴。我想，这虽是我急就的浅薄感言，但它毕竟宣泄了我对梦牵魂绕的黄土高坡的怀念之意，倾吐了我对无比挚爱的父老乡亲的感恩之情，就暂且“滥竽充序”吧。

2008 年 11 月 1 日

(本序作者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历届小说排行榜评委，作家，天津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导)

何家阳湾出了件大事，何耕田的女人钱桂花死了，是妹妹何香娥给逼死的。何耕田的父亲何贵财只有香娥一个女子，从小到大一家人像掌上明珠一样宠她。周而方围几户有头有脸的人家上门提亲，一律被她拒绝了。因为他们都是庄稼人，庄稼人再有钱也得灰土麻沙出力流汗。香娥不想窝在山圪塔里过一辈子窝囊日子，她希望找个城里的买卖人，在平展展的街上享清福。

香娥双手画不来八字，但乡下的女娃娃都不识字，不识字也就没让她感到有多大的遗憾。让她自信的是自己那张漂亮的脸蛋。女娃娃能拥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就拥有了嫁好男人的资本。可何家祖宗八辈都是攥犁把的庄稼人，城里没有他们家的亲戚朋友牵线搭桥，所以香娥这个并不过分的愿望就成了幻想。幻想的事情始终处于幻想阶段而毫无进展，香娥就看着大嫂钱桂花扎眼，就常常拿她撒气。

钱桂花兄弟姐妹多，她的父亲钱满囤又死没本事，硬把穷日子熬到少吃没穿断顿无粮的地步。人挪活树挪死，钱满囤领着一家人要到富裕的内蒙古河套一带逃荒，就让小女儿钱桂花做了何耕田的童养媳。何耕田从小看上去很死相，就像大门外面栽的那截拴牲口用的木头桩子。何贵财担心他长大以后打光棍，就把钱桂花这个不花钱的媳妇收留下来。

钱满囤一走就是十多年，十多年来一家人像荒野里的一蓬蒿草，被肆虐的暴风雪刮得杳无音信。一想到远方的亲人不知是杳是好是死是活，钱桂花就愁肠寸断。何香娥常常指责她站着不是坐着也不是，干活多了不是不干活也不是。为了维护一个女人仅有的那点尊严，钱桂花就给香娥还嘴，就将心里的痛苦向她发泄。于是两个人从最初的吵架升级到动手动脚，再到逼出人命。

出事这天半前晌时分，何耕田和几个长工给二十里铺的王财主家摘绿豆。一只喜鹊火急火燎地从河那边飞来，飘然落在绿豆地畔的杏

树上，尾巴一翘一翘，像刮锅一样朝着他怪声怪气地叫唤着。他不知道喜鹊向自己报的是喜是忧，不由得心慌眼跳，忽然想起在这之前做的那几个噩梦。有一次他梦见天上响着雷打着闪，村子对面的山崖哗地被雷劈倒了。倒塌的山崖豁豁牙牙怪瘆人的。又一次他梦见自己的牙齿一个不剩全部掉光，掉光了牙齿的牙床就像老人的牙床一样难看。何耕田把这些噩梦向年长的长工头老李说了，老李以老年人见多识广的口气摇着头说：“不好啊耕田，这些噩梦预示着做梦的人将要失去亲人。”

喜鹊还在杏树枝头绕来绕去，发出乌鸦一样难听的怪叫声。何耕田捡起一块土疙瘩向那喜鹊砸去。

何耕田不想接受即将到来的残酷现实，可悲痛的身影总是徘徊在他心头久久不散。他想父亲和二弟不会出事，难道是桂花和香娥或者是三弟要有事？想到桂花和香娥那两个冤家，他忽然就想到过年时放的那两个没炸响的麻雷炮。

年三十夜里两个冤家吵架。父亲以为是魔鬼附在她们身上了，就拿香表和献贡跑到前村神官何五的神堂敬神问卦。一连打了三卦，从卦象上看两个冤家并不是魔鬼附身，父亲这才放心地回来。可是占了上风的香娥仍然不吃不喝不睡，一家人劝说好说她仍然坐在地下没完没了地哭号。香娥已经十六，可还像以前那么任性，何耕田打不得骂不得，就劝说自己的女人钱桂花给她赔不是。

那时钱桂花半躺半卧在小正房的炕头哭泣，听见男人让她给妹妹赔不是，就坐起身来哽哽咽咽地说：“你让我给她认错，你说我到底错在哪里了？城里的人不来提亲难道是我的过错？她朝着我唾我就不能数落她几句了？我数落她几句她就咒我们家死绝门死断种了？她咒了我们家的人你再让我给她赔不是，世上哪有这号强词夺理的事呢！她这种祸水将来谁敢要？谁要了她谁就倒了八辈子大霉了！”

何耕田点戳着钱桂花的额头：“你呀，整个一个不开窍的死心眼子货。就因为这句话你才把香娥给惹黑心的，现在你还说？”

“我怕啥，她又不是正宫娘娘。”

何耕田急躁地跺跺脚咬咬牙扬起巴掌，可当钱桂花将脸迎上来做出挨打的架势时，他就装作用手挠自己散乱的头发。作为自己的女人，这些年桂花忍受的屈辱太多太多了，他怎么忍心再打她呢？

那一夜何耕田心乱如麻，怎么也睡不着。他想，家大人多容易出是非，如果香娥嫁人了家里就太平了。香娥非城里人不嫁，他这个当



大哥的总不能逼着她嫁给不如意的庄稼人吧？如果他和父亲分家另过也不会出现这些是非，可三弟还有小二弟也没成家，他怎么能和父亲分家另过呢？父亲没本事，一大家子人的生活全靠他支撑着。人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他们家的这本经是难上加难。如何才能说服香娥尊重她的嫂子，避免两个人再吵架呢？人说锣鼓长了没好戏，两个人经常这么吵吵闹闹家里肯定会出事的。可一时半会他也想不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鸡叫时分何耕田才迷糊过去，震耳欲聋的一声炮响又将他从熟睡中惊醒。紧接着麻雷炮、鞭炮像炒豆子一样响起来，再接着就听见村里孩子们肆意地吆喝着从这家疯跑到那家。他揉揉苦涩的双眼看见天色已经大亮。他不知道三弟这个时候是不是也跟着村里孩子们疯去了。他透过窗户上的小孔看见父亲站在院子里，一脸的疲惫和愁苦。三弟没换新衣服，仍然穿着那身破棉衣，流着清鼻涕站在父亲一边，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他听见窑里的香娥还像蜜蜂一样嗡嗡嘤嘤地呜咽着。他不知道她夜里睡没睡。他在心里谴责香娥的同时，也在数落一脸萎靡不振的女人：“你们两个不省事的，闹得一家人连年也没过好。”

女人撩起眼皮看了下他没说什么，何耕田就走出去安慰父亲：“爸，香娥要号就让她号个够，咱还过咱的年。”

父亲吸着水烟，一脸的愁苦和疲惫，没说什么。他从窗台上拿了一个冻了一夜的麻雷炮栽在磨盘顶上，对三儿说：“书田，过来放炮。”

三弟兴奋地和父亲要了火香，小心翼翼地将炮点燃，双手捂着耳朵躲到一边去。他也躲到一边，静静地等待着那一声震天动地的炸响，他想让那一声炸响冲掉笼罩在一家人心头的阴影。可是炮捻子“吱吱吱”燃烧一阵就像浸在水里一样悄无声息了。他心里叹息着又从窗台上拿了一个亲自点燃，可仍然没什么动静。他又轻轻地唉一声，心里说今年的运气真不好……

意识到运气不好，何耕田忍受了二弟的蛮横无理，避免了更大的灾难。而且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一再开导两个冤家：人在背的时候灾难就会乘虚而入，为了避免灾难的降临，以后全家人一定要省事。他说女人的毛病是心多嘴多，居家过日子不该说的不说，不该想的不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家里就没有是非了，没有是非家里就太平了。在他的开导下两个冤家和好如初，上次回家他看见两个人扛着锄头有说有笑相跟着从地里回来。

何耕田想，桂花和香娥不会再吵架了，即使再吵架也不会上升到死人的地步。那么是年迈的大爸大妈或者是年少的三弟……正在何耕田胡思乱想的时候，王财主家的孙子——那个脑后留着一撮胆大毛的小家伙儿，领着何家阳湾的一个本家后生急慌慌地跑来。本家后生抹着额头上的汗珠结结巴巴地说：“耕、耕、耕田哥，桂、桂、桂花嫂犯了头疼病，你、你、你爸让你赶紧回去呢。”

何耕田愣怔了一下问：“咋是桂花？桂花向来也没头疼脑热的毛病，咋一下子就犯了这号病？”

后生支支吾吾说：“我、我、我不知道嘛。”

想到正月初一早上放的那些没有炸响的麻雷炮，何耕田的心顿时像被什么东西紧紧抓住一样疼痛难忍。人常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今年的时运不好，家里还是无可避免地出事了。他问本家后生是桂花真的有病呢还是家里出什么事了，那后生说家里再没什么事，就是桂花头疼。何耕田知道本家后生不会向他说实话，他就向长工头老李告了假。他慌不择路地从绿豆地穿过走下河滩，脱下裤子匆匆过了河，顺着一道沟往家里跑。

半前晌的阳婆就已经很热了，热得像悬在头顶的一团火。叫蚂蚱藏在草丛深处此起彼伏地哀鸣着，就像大年三十黑夜两个冤家的哭号一样让何耕田心烦意乱。眼前的白色小路就像一块长长的孝布，弯弯曲曲地向家里延伸。

何耕田一路奔跑一路想象着桂花会头疼到怎样的程度，或者家里发生的是另外的事而不是桂花头疼。爸妈走了十多年没音讯，桂花已经够苦的了，再也不能让她承受任何灾难了……汗水湿透了他的衣服，他将对襟白老布褂子脱下来搭在肩上。终于跑到沟掌爬上水井上面的那道陡坡，他来不及和村道上的人打招呼就一头扑向自己家的大门。

院子里站了好多人，何耕田知道这些人都是等自己回来的。看见他们都躲避着自己探询的目光，他顿时觉得大事不妙，就问他们：“桂花到底得了啥病？找医生没有？”

谁都不说话，院子里静静地，牛反刍的声音都显得特别响亮。何耕田扭头看见牛圈里拴着一头黄犍牛，黄犍牛长着一对抱财角，看上去挺威武挺精神的。他知道这是父亲今天赶集买回来的。他在院子里急迫地搜寻着父亲和家里的其他人。院子里只有三弟，三弟哭着从人缝里挤出来，胆怯地窥视着他。他觉得他想说什么又不敢说，就问：“书田，咱家到底出啥事了？”



三弟支支吾吾还是没回答他。隔壁的大妈鹰一样的脑袋在伙墙上露出来，用老汉一样粗哑的声音说：“小姑子，搅油疙哪子。耕田，你婆姨她到底不是你的人？……她让香娥这个‘扰乱朝’逼得上吊了！”

大妈的话像天上丢下一枚炸弹，何耕田的脑袋“轰”的一声响，呆愣了一下才问：“桂花为啥就上吊了？是不是又和香娥吵架了？”

“不是是啥？还不是香娥这个苏姐己惹的祸！”大妈有点幸灾乐祸地说，“她无缘无故唾桂花，还让勇田这个阎王从城里回来以后把桂花捶死，你说桂花能不去死吗？自个死了总比让人打死强吧？”

没有人在背后煽动，桂花能糊涂到这种地步吗？何耕田知道最终迫使桂花走上绝路的罪魁祸首，这个村除了鹰头大妈不会是别人。她呀，唯恐天下不乱，看不上别人家的笑话就觉得日子枯燥，过得太无聊，就想着法子挑捏是非。可是没有任何证据，他不能盲目地谴责谁，只是问：“桂花现在在哪里？我要见她！”

众人这才说话了，纷纷劝他人死不能复活，一个上吊的人有什么看头，赶紧回家吧。何耕田就央求：“你们能不能告诉我桂花到底在哪里？”

没有人敢告诉他，他就直端端往大门外面走。他想一个上了吊的人不可能放在家里，肯定放在野外或什么偏远的地方了。众人紧紧地拉着他，劝他回家商量后事。何耕田问：“那香娥去哪里了？你们不让我见桂花我要见香娥，我要问问她到底为啥要把桂花逼上绝路。”

众人说香娥怕你打她，这会儿不知道藏到哪里去了。何耕田根本就不相信一贯骄横跋扈的妹妹会害怕他这个无能的大哥。他感觉怀里抱着的东西成了累赘，就将汗水浸湿的褂子撂在地下，捂着疼痛的胸口在人群中寻找香娥：“没爸没妈的人也是人，你为啥要作践她？桂花死了香娥你也不能安生……”

忽然看见一张妖艳的脸从房顶上露出来，他三步并作两步就往大门外跑。他看见有人跑出村口去了，他知道是香娥跑了。他哎呀哎呀地叫唤着，像发现了猎物的巨兽似的跳出大门。众人连忙跑出来拦在他前面，开导他说，好耕田，桂花已经这样了，你总不能把香娥也逼上绝路吧？何耕田恶狠狠地咬着牙说：“把这个苏姐己捶死以后我也死！要死大家都死，死光死绝一了百了！”

这时后面一个喉咙里像是塞了什么的老者嘶哑地吼道：“你们都让开！就让耕田把这苏姐己捶死吧，捶死了永无后患！”

何耕田听见那是父亲的声音，他感觉父亲从大门出来了。他回头看见父亲两眼红肿满脸泪痕，知道是哭桂花哭的。不管父亲是真让他打香娥，还是用这种方法劝阻他，他都要打她。他看见香娥像一只被人追赶的狐狸跑跑停停回头看着他，大吼道：“你们快让开！”

这时三弟书田急忙跑过来，用一双小手拽紧何耕田的衣襟哭号着：“大哥，你就饶了我姐姐吧！……大嫂上吊了，你总不能让我姐姐也活不成……”

看见三弟哀求的眼神，听见三弟凄惨的哭声，何耕田的心顷刻间像被什么东西给捏碎了。母亲死后，一家人已经够可怜了，可他的大妈好像和他们家结下什么不解的怨仇一样，老想看他们家的笑话。要是妹妹真有什么好歹，一家人以后还怎么活？想到这爱看笑话的大妈，他也不能把香娥逼得有什么三长两短。他弯下腰给三弟揩了鼻涕揩了泪，把三弟搂在怀里呜呜地哭。

众人这才将他劝回房里来。何耕田回房，看见桂花缝好的婴儿衣服在包袱里露出红红的一角，桂花纳了一半的鞋底还在炕上，桂花剪的窗花还鲜艳夺目地贴在窗户上，桂花收拾得干净利落得房里唯独少了桂花。何耕田一声长号，倒在炕上，“我的桂花，你为啥要往绝路上走呢……”

众人一边陪何耕田流泪，一边安慰他。大爸何贵留说：“死了的是阳寿尽了，你伤心难活有啥用？耕田，你是男人，是男人就得撑起男人的骨架。一辈子死了五个老婆，我也没流一滴泪。桂花她要走，谁也拦不住。你要是能哭活她那大家都替你哭。”

何耕田仍然哭号不止，大爸嗔恼地说：“女人嘛，女人是啥？女人是墙上的泥皮，掉了一层咱再抹一层。安葬了这个不开窍的糊涂虫，让你爸再给你娶一房精明爽利的。”

女人怎么就成了墙上的泥皮呢？女人也是人，是男人的心男人的肝。想到他的心他的肝现在不知在哪里，何耕田不顾一切地哭号着跑出房门，跑出大门。众人又紧追不舍，众人问耕田你到哪里，何耕田不说话只管往村口跑。大爸背着手随后赶着喊：“耕田要看，你们就让他看一眼吧！看一眼就把他的心病去了。”

于是众人就将何耕田搀到村口的一孔烂窑里。何耕田看见他心爱的桂花静静地躺在肮脏不堪的地下，她美丽的双眼像睡着一样微合着。她的脸憋成紫黑，她粉白的舌头伸出来有半尺多长，她的脖子上被细麻绳勒下一道深深的血印，她的身上有几只绿头苍蝇乱飞……他是第

一次看见上吊的人，也是第一次亲眼目睹一个活生生的人上吊以后的惨相。他的心又一次碎了，感觉头顶的天轰然倒塌。他的上身一抽一抽，刚喊了一声桂花整个身子就僵了。

众人手忙脚乱将他抬回家。对付气死的人大爷稍有经验，大爷在何耕田的人中上掐着喊着，他没有醒过来；大爷在他的脸上扇着响亮的耳光，他仍然没醒。正在束手无策时，鹰一样的大妈双手一展一展地在外喊：“完了完了，桂花死了耕田也活不了啦！贵财家今年倒了大霉了……”

听见她肆意的喊声，村里几乎所有的人潮水般涌回院子，纷纷看一个气死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香娥也从村子对面的山上跑回来，她怎么也没想到大嫂受了大妈的煽动会走上绝路，大哥又被活活地气死。她和弟弟趴在大哥身边撕心裂肺地哭号，那些眼软心软的人也跟着姐弟俩抹泪。

何贵财弯腰翘腚地跺着脚长叹道：“哎呀老天爷呀，你为啥要杀我一刀再杀我一刀呢？耕田要是有个好歹我还咋活！都是香娥这个苏姐已惹的祸。桂花死了，耕田性命难保，香娥你还有啥脸面活在这世上呢？！”

鹰一样的大妈趁热打铁，趴在窗户外面叫唤道：“贵财子，香娥这号‘扰乱朝’你还留下她干啥？捶死她免无后患！”

明知嫂子是在煽风点火，可何贵财还是扑回去打香娥。香娥抱定了挨打的决心，不跑也不躲。何贵财就在她的身上踢了一脚又一脚，还不解恨就在她脸上扇了一记耳光又一记耳光。香娥的鼻孔出血了，一抹泪就将血抹在脸上，脸蛋就红了。大妈嘻嘻嘻笑着说：“你们看，香娥这会儿像一个戏子，贵财家像一个戏班子！”

桂花迟不上吊早不上吊，偏偏这老不死的今天在家她就上吊了，还不是这老不死的煽风点火的结果！何贵留瞪着外面好事的老伴说：“老子还没和你算账，你他妈现在还瞎咋呼啥？再咋呼老子就捶死你这老不死的！”

大妈一脸委屈地狡辩：“我说啥了我？我只不过是劝桂花以后省油吃素糕，不要和香娥这个‘扰乱朝’一般见识，不然勇田这个阎王回来不会轻易让过她的。自古以来生死有命，难道这世上的死人都是让我弄死的？”

何贵留咬着牙从房里出来，对着大妈鹰一样的脸使劲给了一巴掌。大妈吓得一跳一跳地躲。何贵留又回到房里，瞪一眼软弱无能的弟弟

说：“我只听说这世上有病死的，还没见过有气死的。贵财，你打香娥能顶啥用，还不快去求乌大神！”

何贵留的话提醒了何贵财，他将手停在空中，对戏子一样的香娥说着等老子以后慢慢收拾你这“扰乱朝”的话，便领着几个人连忙跑到何五家。神官何五慌忙来到隔壁的神堂。老汉虔诚地跪在神龛前点上香烧了表磕了头，然后口中念念有词地祈祷何氏门中乌大神保佑何氏门中弟子耕田早点醒过来。

一炷紫香下来，神官让人去看何耕田醒了没有。回来的人说耕田仍然不省人事。跪在一边的何贵财用乞求的眼光看着本家哥哥何五，看他还有什么好法子挽救自己的儿子。何五用黄表折了三个药包放在灵牌旁，然后脱下上衣扭着腰身敲着羊皮小鼓，嘴里念叨着别人听不清的话，求乌大神施舍什么灵丹妙药。又一炷紫香燃完，老汉已是满身大汗，喘着气将药包递给何贵财说：“兄弟，赶紧拿回去让耕田吃药。”

药包里的药黄土色，小米一样的形状。何贵财用开水冲了药，用筷子撬开何耕田紧锁的牙关将药汤给他灌进去。不一会儿何耕田呻吟着动了动，再呻吟着动一动就慢慢睁开眼睛。何贵财提着的心一下落地，欣慰地说：“哎呀乌大神，你真是灵神呀！我何贵财当牛做马也报答不了您老的大恩大德！”

何耕田看看身边一张张欣慰的脸，勉强从炕上坐起来，一声声地叹息着回到残酷的现实中来。他抚摸着自已疼痛的胸口乏力地说：“你们……就让我看一眼桂花吧！”

何贵留训斥道：“你已经看过了还看？要不是乌大神的灵丹妙药你早就跟着桂花走屎了。”

何耕田说：“我还真想跟着桂花走了算了！桂花走了我活着还有啥意思？”

何贵留又说：“你这龟孙子王八蛋，还算长尿吊蛋的吗？你这么折腾是不是不想让一家人活了？你也不看看一家人都快为你急疯了！”

何耕田一声声长叹着，哇哇干呕着。何贵留给身边的人眨眨眼，示意他们看紧他。众人就死死地守在何耕田身边，用最朴实的话语不厌其烦地安慰他。

年轻女人的死在何家阳湾并没有引起多大的震动，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死一个童养媳妇就像死猪死羊一样平常。按照乡俗，怀孕的女人死了必须过火才能安葬，不然她就会变成“墓虎”为害乡邻的。何

